

## 甘青纪行

## 小说连载 香秘

## 雪地孤旅

◎嘎子

帕迦最后望了一眼格里弄大雪山，银色的山峰大半躲在了厚重的灰雾后。

帕迦相信，这厚厚的雾障后，雪峰也睁着一对忧怨的眼睛瞪着他，脚底便升起了一丝刺骨的冷，一直冷透到他的内心。他重重叹了口气，眼睛湿润了。

望着这座冰雪筑成的大山，任何人都产生离家游子一般的忧伤情绪。两年前，帕迦带领着五十头驮盐包的壮牛的驮队，来到格里弄雪山脚下。那是一个晴好的天呀，山野里的一切都舒心地颤抖着满身的金黄，衬着碧蓝透明的天幕的雪山，越显高大雄奇。他还记得，那天蓝得真像深谷里的一池清水，风一拂动就晃荡着圈圈好看的细纹。雪山就像插在池旁刚磨砺过的巨剑，他们裸露的手臂和脸颊都感觉到了剑锋的寒气。他们望着望着，一股心酸的东西就直往上涌。那一刻，没有谁吱声，连卸了驮子的牛都高昂着头朝向静穆的雪山，喷出一片热烘烘的白雾。从山顶刮来冷冽的风，针似的刺扎人的肌肤。他们笼上了袍子，只露出一对坚毅的眼睛。有人用忧伤的腔调唱起驮脚汉子们爱唱的歌。一丝嘶哑一丝豪放，歌声在风中旋着，在人们心里旋着。歌没停，却引来一片深沉压抑的啜泣声。

巍巍高山拦住我的去路，滔滔江水挡住了我的脚步，远离家乡的流浪人哟，流泪的心是这样的悲苦……“谁在唱？快闭上你们的臭嘴！看看，格里弄的山神已经发怒了！”

帕迦挥舞着拳头大声喊叫。他感到自己的眼心里像有火在焚烧，两颗浊泪挂在粗糙的额头上。泪中映着两颗太阳，金黄闪亮。

一片漆黑的雾从山坳口慢慢爬出来，朝尖利如剑的雪峰颠爬去。

那群走南闯北、经历过各种风雨侵袭的驮脚汉子们，终于感觉到自己是这样的渺小，只是神山脚下的一只小虫子。他们没有了傲气，默默地垒石台，燃香芭，在浓烟中朝神山磕破了额头，才站起来，壮着胆子朝山坳口走去……

此刻，帕迦再也赶不走那种忧伤的情绪了，闭上眼睛，把这座大山和那片茫茫苍苍的雪原一起装入了心底。他就这样沉默了许久，嘴角才有了些微微的苦笑。

“随便他们怎么看我说我，只要格里弄神山的眼睛不是瞎的，我就不在乎了。”他说。

地上捆成一团的羊痛苦地挣扎了一下，仰起头，睁开灰色的眼睛，伤心地咩了一声。帕迦啞了几下舌头，扯扯它摇晃的耳朵说：

“你伤心个啥呀，老伙计？我选中你，是神圣的格里弄神山的意愿。只有你才能教部落，救与你一样只知道伤心的弱小畜牲。”

帕迦望着远处灰色山头，笼紧了皮袍。今天一早，他就老听见耳旁嗡嗡的响，像老也赶不走的牛蝇。他叹口气，眼内也含着一片灰色的云，轻轻地抱起可怜的羊，对着它尖利的耳朵说：“听听，这声音一直嗡嗡的。连山野里的野鬼也来欺负我们了。小东西，我们还是快离开这里吧。”

他走过的地方，留下一串弯弯曲曲的脚印，像一个个患了抖手风的人画出的线……

“谁？谁在跟我捣蛋？”帕迦感到脚下有东西绊着，越走越笨拙。在爬上一个雪坡时，那东西竟然切住了他的袍襟，扯了他一个跟头。他滚下了雪坡，羊扔到了一旁仰头傻乎乎地看着他，伤心地咩了一声。

“谁呀！”

帕迦爬起来，有些恼怒，抓了一把雪朝后砸去。一个黑色的影子敏捷地跳开了，站在不远处瞪圆眼睛狼一般地瞪着他。

是那条黑毛杂种狗。

“小杂种，你跑来干什么呀！”他舞着拳头吼。小杂种没有平他的咒骂，对着他很有感情地摇晃尾巴。帕迦记得，昨晚离开部落时，把这条跟着他撵的杂种狗牢牢拴在索南卡的帐篷杆上了。

“是索南卡那小子放掉你的吧？过来，我看看。”帕迦翻开它脖子上的长毛，那里有一圈血淋淋的勒痕。“那混蛋心肠真有那么狠呀，我要把他的脑壳砸开，让满脑的臭脑髓倒出来！”

狗走了过来，亲昵地舔着他的手。他从它的颈圈上抓起那半截皮绳，上面有牙齿咬过的痕迹。他扔下皮绳，恼怒得脖子都红了，踢了狗一脚，狗伤心地哼哼着，在雪地上滚着又站起来，可怜巴巴地看着他。

“小杂种，家里有吃有喝的你还不呆，跟来干啥呀！”

他本想让老实的索南卡收养它，让它长成个出息的牧羊犬。可这没出息的畜牲却跟了来。跟着来只有送死呀！他望着雾沉沉的远处，眼内的灰云也像雾似的深黑。他轻声说：“你还是回去吧，去找索南卡，他是你的新主人。他会好好养你的。”

狗听懂了他的话，痴痴望着他，深情脉脉地摇晃着尾巴。

帕迦狠狠心，抱起羊，看也不看那只黑毛杂种狗，边走边说：“你再跟着来，我就打死你！”

他踩着雪走上了坡顶。

狗又跟了上来，在他身后快乐地蹦着跳着。他停下来，把羊扔到地上，喇地抽出了腰刀，恨着它说：“你以为我是说着玩的吧？”

狗抬起头望着他，眼内充满了可怜。帕迦看着看着，心软了。他刀插进鞘，长长叹息着，说：“菩萨呀，看来这些都是你的意愿吧！”

他蹲下来，轻轻拈去狗毛上的一些很脏的雪粉泥沙，拍拍狗的头，说：“你就跟着我，别走丢了。”

夜雾升腾起来时，他站在了那个长长的峡谷谷口。他想不起这峡谷叫什么，可他知道，很多年前经过这里时，他的好几匹驮骡都吓得腿脚发软，不敢前进。他们又拖又赶才把一长串驮骡赶进那条悬在半山壁上的小路。那是秋天，谷里没雪，只有枯树和黑得发亮的石壁。

他看着铺满冰雪的深谷，白色的雪壁矗立千丈，直直地伸入谷的深处。谷中，寒气逼人，阴森森的像一头巨兽大张的口。帕迦感觉到了利牙的锉响，心内堵满了寒气。

狗把他靠得很紧，抱在胸前的羊压出了粘腻腻的汗水。

帕迦苦笑了一声，说：“就在那里吧。”

谷中仿佛一阵嗡嗡的轰鸣……

“就在那里吧，我什么也不在乎了。”他一手夹着挣扎的羊，一手拔出了锋利的腰刀，朝刀刃吹口气，显出嗡嗡的响声。他低头对羊说：“好了，就在这里吧。我送你走，来世你会是一个好汉子的。你忍着点，我不会让你痛苦的。”

羊听懂了他的话，眨着眼睛，滚出豆大的泪水。

帕迦咬咬牙，利刀狠狠扎进了羊的脖子，抽出刀来，羊动弹了几下，一股浓醇的血喷了出来，洒在雪地上像一片艳艳的红花瓣。

他闭上眼睛，有些难过。睁开眼睛时，眼内也染上了血红。他哈哈笑起来，抱起已经僵硬的羊朝山谷深处走去。

谷口，黑毛杂种狗眷恋地嗅着那柄带血的腰刀……

（未完待续）

今日的河西走廊以前人难以想象的面目展现在世人面前，让人惊叹。尤其是在这七月烂漫的季节里，河西走廊就像一幅无边无际的大美风景画，随着我们的目光飞驰，不断伸展向远方。远远望去，祁连山犹如一条巨大的卧龙铭刻在大地上，离高远的苍穹竟是如此接近。色彩斑斓的山脉，镜般反射阳光的冰川，洁如素练的终年积雪，翠如美玉的原始森林，茵茵绿绿的肥美草场。最妙的是那青纱帐里的一株株玉米树临风的玉米，还有那玉镶金的玉米棒子……这无不构成了河西走廊绝伦无比的美。

## 游走在河西走廊

◎张建国

从凉州出发，今日的行程也十分紧张，借道河西走廊要经景泰，至兰州，再到民和，目的地是青海省会西宁。

武威出来，一路上都是河西走廊最为肥硕的地方，路旁玉米林立，恰似一片片青纱帐，在这被誉为“丝绸古道”的古老、广袤、神奇大地上绵延向远方。亭亭玉立、挺拔舒展的白杨树在车窗里，一棵接一棵地迎面而入。想必，这漫无边际的青纱帐，昔日也许就是戍边将士们屯垦所在，抑或是红军先烈们的碧血润绿……

今日河西走廊以前人难以想象的面目展现在世人面前，让人惊叹。尤其是在这七月烂漫的季节里，河西走廊就像一幅无边无际的大美风景画，随着我们的目光飞驰，不断伸展向远方。远远望去，祁连山犹如一条巨大的卧龙铭刻在大地上，离高远的苍穹竟是如此接近。色彩斑斓的山脉，镜般反射阳光的冰川，洁如素练的终年积雪，翠如美玉的原始森林，茵茵绿绿的肥美草场。最妙的是那青纱帐里的一株株玉米树临风的玉米，还有那玉镶金的玉米棒子……这无不构成了河西走廊绝伦无比的美。

河西走廊位于甘肃省西北部祁连山和北山之间，又叫甘肃走廊，河西走廊东起乌鞘岭，西至玉门关，东西长约1000公里，一路向西，有着凉州（武威）、甘州（张掖）、肃州（酒泉）、瓜州、沙洲（敦煌）等城市。自古是西北黄金

通道，兵家战场，天然粮仓。把背靠大漠、南依祁连山，绵延上千公里的河西称作走廊，让河西走廊好似院落公园、府第官殿中的精致走廊，充满了诗情画意。

河西不保，陕西不存。汉时匈奴、唐时吐蕃、宋时西夏，均占据河西而频犯中原。做为丝绸之路一部分的河西走廊，是历朝历代戍兵屯田，经略西北的军事重镇，是牵制青藏高原、蒙古高原两大力量的条件，是农业文明在与游牧文明拉锯战中存活之保证。如今，丝绸之路早已成为访古、探险、旅游之路。几日常尽河西景，还愿殷朝拜敦煌，各色人等都挤上这条路，只因太多诱惑。

在这个走廊中，廊檐是祁连山，廊柱是武威、张掖、酒泉、敦煌，栏杆是汉长城，亭台楼阁是其间的城镇。

河西的繁荣，得益于东西方商业与文化融通，货物流通，商贸繁荣，经济和文化就发达。汉唐至明朝，这里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。肃州（酒泉）、甘州（张掖）、凉州（武威），城门巍峨，店铺林立，丝竹悠扬，歌舞优美，敦煌壁画中描绘的歌舞乐伎，正是河西走廊当时的现实生活。

巍巍祁连，茵茵草原，茫茫戈壁，高高沙丘……，不一样的天与地，描绘出了河西不同的壮丽。

万里丝绸之路，东起苏杭，过长安到天水、兰州而入，穿河西走廊，经新疆越中东，直至地中海沿岸。曾经的河西

走廊，商旅纵横，盛极一时，做为副金融中心、外贸交易中心。繁荣程度仅次于长安、苏杭。河西走廊，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明构成要素中重要的一部分，是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碰撞、接触、融合的重要地区，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在这里互动交流，最终构成辉煌灿烂的华夏文明。直到今天，河西走廊仍然在资源、交通运输、生态环保、国家战略等方面深远影响着国家的发展和安宁。

河西走廊地势平坦，一般海拔1500米左右，沿河冲积平原形成武威、张掖、酒泉等大片绿洲。相较于我之前工作和生活的石渠县等海拔4200米以上的高寒牧区，河西走廊没有那种高寒的感觉，两边的绵延高山夹杂着中间这块千年不变的老平川，肥沃土地养育了一代又一代驻守在这里的人们，这块永恒的土地给了他们世代生活下来的力量源泉，为几千年来丝绸之路提供了可靠有力的中转接力，造就了武威、张掖、酒泉和敦煌等著名的河西四郡。

在历史长河里，有多少仁人志士，有多少戍边将士，从这里向西，去收复祖国的大好河山，世代守卫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的成果。通过这条历史古道，与西方各国通商贸易，互通有无，把我国的丝绸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西方各国，让西方各国人民享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。想当年，出使西域，万国来朝，这条古道是何等的

繁华与荣耀。大汉天子的铁骑在霍去病带领下，以八百骑兵长途奔袭，叱咤风云，威震西域，为国家的大一统立下了汗马功劳，统一的大好河山，促进了贸易的繁荣与经济的发展和安宁。张骞出使西域，不仅为西域各国与中原的友好关系打下坚实基础，同时也引进了西域各地的粮食作物，为农业时代的人们带来了更为丰富的食物选择，开创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征程。历经千年历史，虽有战火涂炭，但宝贵的文化与历史资源，为后世的人们所敬仰，儒家思想的延续，让人们在历经战火的风霜雨雪中，永存那份真挚的传统理念与爱国思想。虽有西夏、吐谷浑、吐蕃等割据势力的发展，但永恒的主题永远都是大一统的核心之轴，不变的千年中华文明。

河西走廊，自古以来便是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，如今依然繁忙，迎接这来往的过客，只不过嘉峪关城已经失去了他原有的作用，在各民族大团结的现代社会，在社会高度发达的今天，河西走廊已不再是边关要地，被大一统的中国纳入版图之腹地。角色的转变，社会的进步，让这个曾经饱受战火洗礼的风沙之地，不再荒凉，现代化的农业为这里带来了绿色的气息，重工业的入住，让祖国各地的建设者们前赴后继，不断来到这里，为这里的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，一代又一代人把自己毕生的心血贡献给这块博大精深的土地。



放牧。王明阳摄

## 理塘赛马

◎杨力

8月，我们到了甘孜，其中最重要的一程，是去毛垭大草原看赛马。

曾被中国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最美6个草原的毛垭大草原，位于甘孜州理塘县西面，这儿群山环抱，四季葱郁，特别是到了七八月间，是整个毛垭草原最美的季节——湛蓝的天空，翠绿的草原，清澈的理塘河静静地流淌其间，各色野花姹紫嫣红点缀在整个沙鲁里山脉最大的高山草原上，成群的牛羊悠闲地吃草，再眺望远方的格聂神山，那种心灵吃的明净，让人仿佛一下回到了牙牙学语的孩童时代。

当地人介绍，这儿的赛马会原来与藏历年有关，最初是由六月的转山会演变而来。每年藏历年六月初三，长青春科尔寺就会按照延续了400年的习俗举办转山会，村民们载歌载舞，涌

向附近的草原一同庆贺，而其中的压轴戏就是赛马。1964年政府将这个节日固定在每年的8月1日，故又称“八一赛马会”。节前半月，这使得“八一”前后的毛垭大草原非常热闹，剽悍的康巴汉子和美丽的康巴女子，身着漂亮民族服装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，东南地北的游客也蜂拥而至，只为亲睹和一睹心仪的赛马。

赛马会的入场式是颇有仪式感的，一匹匹骏马被精心装饰，它们头戴红缨、颈系铜铃、身佩五色马鞍，德高望重的骑手身着鲜艳的民族服装骑行在最前面，紧随其后的选手骑着骏马次第而入，他们神情专注，阳刚硬朗，周围不时爆发出一阵阵的欢呼声和掌声。

赛马的项目又分多种，速度赛、耐

力赛、小步赛。速度赛和耐力赛与其说是考验马的能力，不如说是考验选手的表现，每一声吆喝，每一个策马扬鞭的动作，都体现出一个参赛者的心理和体能。而小步赛则更多强调某种仪式感的协调，倡导的是人与马的默契。千百年来，巍峨而凛冽的青藏高原，马是人最密不可分的朋友。

赛马会上的压轴戏是马术表演，选手们时而在马背上倒立，时而藏身在马腹之下，时而俯身飞哈达，时而勾身飞枪射击，整个过程，都是对选手胆量、骑术和身体的综合考验，也是赛马会上最令人血脉贲张的时刻。有时选手的身体似乎快要掉落马鞍，有时选手双脚倒钩马鞍近乎贴着草皮；汉子们时而以精彩的柔韧性在马背上腾挪翻飞，时而表现出高难度

的精准枪法和射箭；一个个令人眼花缭乱的表演，一次次精彩绝伦的表演，你会有一种时而看电影时而置身现场的错觉。康巴汉子用一年又一年最完美的驰骋，为毛垭大草原、为青藏高原的明珠甘孜州赢得了驰名远近的口碑。

那天回程时我们的车出了点小状况，恰好遇上参加完赛马会的藏族同胞。他们主动热情地停下来帮忙，又打电话从县城叫来修车的师傅。当我们挥手再见时，每一个康巴汉子脸上那真诚而质朴的笑容，让我们的心灵再次有了被洗涤的感觉，他们和美丽的毛垭大草原、神圣的格聂神山以及已成为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“八一赛马会”一样，都让我们收获满满，并成为我们心灵记忆的一部分。